

第一章 「預知夢」的指引

雪撲簌簌地落了一整夜，凜凜冽冽。

姚珍珠早晨醒來的時候，鼻頭都凍紅了，她艱難地從被窩裡伸出手，捂著冰冷的鼻尖發呆。

她又作了那個夢。

「珍珠，怎麼了？」身邊的阮玲兒也醒來，問她。

姚珍珠搖搖頭，一邊穿衣一邊笑著說：「沒什麼，就是有些冷。」

是啊，眼看就要過年，宮裡一日比一日寒冷。

御膳房的宮女都住在東三所倒座房裡，夜裡火炕只夠燒半個時辰，到了後半夜就不熱了，早起凍得手腳冰涼。

阮玲兒歎了口氣，小心翼翼看了姚珍珠一眼，低聲念叨，「可惜趙掌勺出宮了。」

姚珍珠頓了頓，微微瞇了瞇眼睛，臉上笑出一朵月牙兒。

「出宮了好呀，」她一邊搓熱手心，一邊輕快地說，「師父早就想出宮了。」

阮玲兒沒說話，目光裡卻都是憐憫。

姚珍珠瞧見了，依舊笑得滿面歡欣，似乎根本就不在心裡去。

她們這間倒座房裡住的都是一等宮女，因此只住了四個人，另外兩人昨日值夜，屋裡此刻只有阮玲兒和姚珍珠。

阮玲兒見她一邊用冷水淨面一邊哼著小曲，忍了半天，還是沒忍住問道：「妳大師兄這樣，妳……」

姚珍珠正往臉上塗雪花霜，似乎沒聽見她的話，只說：「哎呀，這盒雪花霜還有不少，能用過這個冬天，真好！」

她們常年在御膳房做活，整日裡擺弄盆碗，冬日裡很容易凍傷，因此每季每人按例都能領一盒雪花霜。

見姚珍珠似有意逃避，加上當值的時辰又要到了，阮玲兒便沒再多言。

兩人手腳麻利地淨面更衣，換上長信宮宮女冬日裡慣常穿的藕荷色窄袖襖裙，因著料子不好，顏色也暗沉，年輕貌美的小宮女一下子就長了兩歲，瞧著寡淡了不少。

兩個人更衣完畢，一起站在木門前，對視一眼。

姚珍珠深吸一口氣，一臉嚴肅，「準備好了嗎？」

阮玲兒沉聲道：「準備好了。」

姚珍珠點點頭，一把推開了房門。

呼嘯的北風一下子灌進來，把倒座房裡存了一整夜的熱意全部吹散。

姚珍珠沒站穩，往後退了半步，用了好大的勇氣，才拉著阮玲兒出了房門。

此刻剛剛卯時正，星夜未散，天光熹微，雲層遮住了早起的朝陽，大地依舊籠罩在沉沉的暗夜之中，整個長信宮好似還在沉睡。

只有東三所御膳房這裡，有些人聲喧鬧，但若仔細去聽，卻又隱隱約約，聽不到確切的話語。

寒冷的風如同刀子割在臉上，姚珍珠憋著口氣，跟阮玲兒低頭快步往前走。

好不容易從長巷拐入御膳房前的東三長街，冷風才被攔在高大的宮牆之外，只能隱約聽到呼嘯聲響。

姚珍珠這才鬆了口氣，腳下步伐更快。

就在這時，幾個瘦小的身影出現在長街盡頭，是昨夜看守水房的值夜宮女。

姚珍珠跟阮玲兒快步走著，很快就看清同屋的王婉清和張紅雲的身影。

她們四人都是一等宮女，前頭幾個剛入宮的小宮女瞧見了，立即衝姚珍珠她們行禮。「姊姊安好。」

姚珍珠笑著點頭，剛要同王婉清兩人打招呼，就被王婉清一把扯住了手，可能是因為熬了一夜，她臉色很難看，顯出些許青白之色。

姚珍珠關心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王婉清看了一眼身後默不作聲的張紅雲，又看了滿眼好奇的阮玲兒，扯著姚珍珠走遠幾步，才開口道：「妳還能聯繫上妳師父嗎？」

姚珍珠道：「我同師父說好，每季都要給她寫信，她剛出宮，自然還沒來得及寫。」王婉清皺起眉頭。

她是四人裡年紀最大的，如今已經二十三，再過一年便可出宮，對於四人中年紀最小的姚珍珠一直頗為照顧，很有些大姊姊的架勢。

姚珍珠握住她的手，感受到她指尖冰冷，便用力握住，想幫她取暖。

她的手很小、很軟，並不怎麼溫熱，卻依舊溫暖了王婉清的心。

王婉清心中一緊，再也顧不上那麼多，低聲道：「妳今日一定要躲著溫公公，萬不可被他叫走。」

溫公公？姚珍珠目光微閃，一下子想起這幾日接連的夢境，她心跳如擂鼓，卻並沒有自己以為的那麼緊張。

若夢境當真，預示著她所要面對的未來，那麼她只要遵從指引，應當便不會走錯。

思及此，姚珍珠捏了捏王婉清的手，「姊姊放心，我心裡有數，若只是要刁難我，忍忍就過去了。」

王婉清臉色依舊不好看，她張了張嘴，最後只能歎了口氣，「是我沒本事。」

她也只不過是個一等宮女罷了。

姚珍珠拍了拍她的手，低聲安慰兩句，讓她跟張紅雲趕緊回去歇下。

阮玲兒走了過來，兩人繼續往御膳房趕去。

待到了御膳房，姚珍珠正要去自己當差的白案房，就聽一道尖刻的嗓子響起——「哎喲，這不是咱們趙掌勺的愛徒嗎？」

姚珍珠臉不紅氣不喘，依舊淡定，她拍了拍阮玲兒的肩膀，讓她自去當差，自己則回過頭來，直勾勾看向溫加官。

溫加官是御膳房中監，專管白案房和甜果局，也就是說，他是姚珍珠的頂頭上司。

見了他那張如同馬兒的瘦長臉，姚珍珠笑得一臉燦爛，「溫公公，這大清早的，您受累了。」

溫加官站在白案房的屋簷下，手裡抱著小巧的銅手爐，身上穿著夾棉的襖子，倒是一點都不覺得冷。

他冷冷看著臉蛋凍得通紅的姚珍珠，冷聲道：「妳師父出宮了，如今這白案房的話事人變成了咱家。」

姚珍珠快走兩步，湊到他身邊，白案房裡溫暖的爐火一下子驅散了外面的寒風，姚珍珠舒服地歎了口氣，「是啊，是您。」

溫加官只覺得一拳打在棉花上，他挑了挑三角眼，瞥了一眼身邊的小宮女。

不得不說，姚珍珠長了一張讓人過目難忘的桃花面。

她身量不高不矮，身形卻異常纖細消瘦，穿著略顯臃腫的宮裝，也難掩其俏麗顏色，且她一張巴掌大的瓜子臉，下巴尖尖細細，嘴唇小小的，如同春日裡的梨花花瓣，未語三分笑，再往上看，便是嬌俏的鼻尖和嫵媚多情的美目。

她今日只梳著宮女一貫的桃心髻，簡單大方，卻顯得更為俏麗可愛。

這個長相，在御膳房算是埋沒了。

溫加官驀地笑了起來。

此時朝陽未出，天色沉沉，宮燈幽幽亮著，照得他面目猙獰，光若地獄來的惡鬼，然而姚珍珠就那麼掛著笑臉，認真盯著他看。

溫加官問她，「姚宮女是原先趙掌勺的關門弟子，可如今趙掌勺出宮了，妳便只能在白案房做些雜活，實在是埋沒了。」

姚珍珠年紀輕輕，入宮不過四五年光景，她一無資歷，二沒伺候貴人，能以十七八歲的年紀當上一等宮女，全賴她有個好師父。

原來趙掌勺還在的時候，姚珍珠在御膳房那叫一個風光，現在人走茶涼，還要被個閹人擠對。

不過，他這陰陽怪氣的態度，姚珍珠一點都不往心裡去，她微笑道：「能為貴人們操辦白案，是奴婢的福氣，做什麼活都是一樣的。」

溫加官立即尖著嗓子道：「哎喲喂，這敢情好，妳是個懂事的孩子。」

他說話彷彿唱戲，那音調充滿抑揚頓挫，聽得人頭皮發麻。

姚珍珠沒吭聲，只聽他繼續道：「妳師父離宮的時候，囑託權御廚和咱家照顧妳，這幾日咱們思來想去，確實不能讓妳再在御膳房吃苦受累，做這伺候人的活計。」

姚珍珠心中一跳，昨晚的夢境再度浮現腦海，但她面不改色，端著笑容，認真聽話。

溫加官睨她一眼，吊著嗓子續道：「咱家特地給妳尋了兩個好差事，往後都是享福的命。花房缺一個專管花的管事姑姑，太孫殿下缺一個侍寢的司寢宮女……」他頓了頓，笑得一臉慈祥，「好孩子，妳仔細想想，太孫殿下那是極好的去處，妳願不願……」

姚珍珠眼神微閃，乾脆俐落地打斷溫加官的話，「我願意。」

溫加官接下來的話被她的回答堵在喉嚨裡，憋得臉蛋通紅，好半天才喘過氣來，有些吃驚地看著她，「妳願意？」

姚珍珠笑容甜甜，一臉仰慕，「既然師父讓大師兄和公公照拂奴婢，你們給的自然是好去處，奴婢心裡可感激公公了呢。」

溫加官總覺得這小丫頭心裡沒藏好話，但還是道：「既然說定了，妳也不用再在

白案房伺候，回去收拾東西，去景春院尋顧嬪嬪，她會帶妳去毓慶宮。」

姚珍珠遲疑道：「啊，現在就去嗎？可奴婢還沒用早食。」

溫加官受不了地道：「那妳先在白案房用了早食，再去收拾東西，午時前一定要到景春院，記得了？」

姚珍珠又笑了，「好的。」

溫加官背著手，哼著小曲走了。

姚珍珠站在他背後，臉上笑容不變，可那雙眸子裡卻有著難以察覺的微光。

那光芒很暗，似乎只能映襯著此刻暗沉的天，卻又如同天將微明，正等待璀璨日光照耀大地。

姚珍珠深吸口氣，轉身進了白案房。

希望這一次，她選了對的那條路。

姚珍珠原來一直跟著師父在御膳房當差，現在師父離宮，她便去了白案房，同白案房的御廚和宮人並不十分相熟。

溫加官給她另外尋了差事的事，姚珍珠也沒同旁人說，只坦然用了一頓早膳，然後便離開了御膳房。

等她要回倒座房的時候，金烏已初升。

今日是個大晴天，金燦燦的朝陽落在長信宮瓈瓈的琉璃瓦上，滿目生輝。

朱紅宮牆隔開狹長的甬道，也隔開了那一片蒼茫的天。

姚珍珠抬起頭瞧了瞧天色，片刻後低頭裹緊襖子，頂著風快步回到倒座房。

這會兒王婉清和張紅雲剛準備歇下，見她回來，張紅雲立即蓋上被子，佯裝沒有瞧見，倒是王婉清坐起身來，皺眉瞧她。

「怎麼這時候回來？」

姚珍珠笑咪咪上前，衝她擺手，「姊姊莫急，沒什麼要緊的事。」

她邊說邊打開自己的浣櫃，從裡面取出包袱。

宮女一年有四身新衣，春夏各一，冬日的襖子有兩身，但因料子都很粗糙，多洗幾次就要打補丁。這種衣裳只能穿在裡面，不能穿出來礙貴人們的眼，一年下來倒也存不下什麼。

姚珍珠包袱裡只一身新發的冬裝，剩下的便是師父早年給她備下的體己，不多不少，倒是很好收拾。

王婉清一看她收拾包袱，立即急了，「我怎麼能不急，妳這是要去哪裡？」

姚珍珠手腳麻利，迅速收拾好包袱，轉身坐到王婉清身邊，她輕輕握住王婉清的手，低聲道：「姊姊，溫公公給我安排了差事，讓我去毓慶宮伺候，我這就得走了。」

王婉清臉色驟變，張嘴正要說些什麼，卻被姚珍珠一把按住了手。

姚珍珠的笑容很淡，眼眸中卻沒有什麼委屈神色，她彷彿只是在輕描淡寫陳述一件事。

「太孫殿下天潢貴胄，豐神俊秀，又年少端方，能伺候太孫殿下是我的福氣，自然要多謝溫公公提拔。」

王婉清的眼睛一下子就紅了。

溫加官是什麼德行，他對趙如初是什麼態度，她們心裡都有數，再說，姚珍珠從未想過要留在宮中，若真去了毓慶宮，恐怕後半輩子就要耗在這深宮之中，再不能同家人團聚。

想到這裡，王婉清把心一橫，在她耳邊低語，「我有個同鄉是掌事姑姑，在德妃娘娘宮裡當差，要不我……」

姚珍珠立即明白她是什麼意思，打斷道：「姊姊，」握緊她的手，「我覺得挺好的，真的，你不用為了我去求人，再說求了也不一定有用。」

姚珍珠說到這裡，倒是瞇著眼睛笑起來。

她笑起來的樣子特別溫暖，會讓人的心情也跟著輕快起來，忍不住跟著她一起笑。

王婉清看著她那雙璀璨奪目的烏黑眸子，覺得自己好似看到了深夜中漫天的星光，恍惚之間，她聽到姚珍珠輕快的聲音再次響起——

「姊姊，你信我，無論在哪裡，我都能好好的，不會叫人欺負了去。」

王婉清還是不放心地叮囑道：「珍珠，聽聞太孫殿下……」沒把話明確地說出口，「你一定要小心，離他遠一點，說不得熬到二十四還能出宮。」

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如此了。

姚珍珠點點頭，湊上去抱了抱她的肩膀，在她耳邊說：「姊姊，等我以後飛黃騰達，帶你吃香喝辣！」

王婉清原本心情鬱結，卻被她三言兩語逗笑，輕輕拍了一下她的後背。「莫要胡言亂語。」

姚珍珠又安慰王婉清兩句，同她約定若是有空定會回來瞧她，便背起小包袱走到門前。

她把手放在房門上，回頭望向熟悉的倒座房。

這個窄小的倒座房沒什麼值錢的傢俱，除了窄窄的暖炕，便是一張破舊的木桌和炕上一排炕櫃，其餘再無什麼裝飾。

可這裡一景一物，卻讓她頗為珍惜。

姚珍珠看向目不轉睛看著自己的王婉清，深吸口氣，衝她揮揮手，「姊姊，我走啦。」說著，她不等王婉清回答，推開了房門。

姚珍珠腳步堅定，踏入寒風之中，在她身後，有些斑駁的門扉吱呀一聲重重合上。她背緊包袱，轉身往景春院行去。

景春院位於北三所，處於景陽宮與菩提觀之間，從東三所過去，要走上小半個時辰。

待到了景春院，姚珍珠立在門外探頭瞧了一眼，發現院中立了幾個年輕的宮女，這才輕手輕腳地走進去。

待在人群之中站定，姚珍珠才發現院中已經來了八人，她是第九個。

這一群等候的宮人，只有一人的宮裝顏色和姚珍珠相同，其他都穿著淺桃色的宮裝，年紀不足雙十，大約都是二等或三等宮人，瞧她們頭上的插戴，大抵都有些門路，但一個個神情都不是很開懷，年紀小一些的甚至有些愁苦。

姚珍珠的宮裝顏色不同，加之她那張桃花面實在惹眼，一群小宮人便不由自主地瞧向她。

姚珍珠察覺到目光，衝她們淺淺一笑。

她的笑容特別溫暖，燦爛陽光下，她的笑容比春日的牡丹花還要耀眼奪目。

小宮人們臉上一紅，下意識回過頭，不敢再看她。

景春院說起來只是庭院，但整體佈局比邊上的景陽宮還要繁複。

景春院前後有三進院落，除了正房偏房和倒座房，還有兩排通鋪房。

剛入宮的宮妃以及要選去伺候天潢貴胄的司寢宮女，都要先在此處接受教導，待她們曉事之後，才能去往各宮。

姚珍珠也以為她們要在景春院住上十天半月，不料她剛站定沒多久，一個四十幾許的教習嬤嬤便從正房裡出來。

她面容極為冷淡，眉目橫斜，看起來異常凌厲。

她眉峰一挑，目光在在場眾人面上掃過，冷聲道：「怎麼還差了一個？」

姚珍珠心裡立即明白，這次要選給太孫李宿的司寢宮女足有十位。

那嬤嬤話音落下，景春院外立即響起另一道嗓音，「顧姊姊，來遲了還請見諒。」

姚珍珠沒有回頭，只聽她道：「宜妃娘娘擔憂小宮人伺候不好太孫殿下，臨了多囑咐了幾句。」

來者頓了頓，聲音也淡了下來，「顧姊姊不會介意的，對吧？」

在姚珍珠的餘光裡，顧嬤嬤臉上依舊沒什麼表情，只是聲音更冷了些，「宜妃娘娘要訓誡宮人，咱們做奴婢的自是要聽從，孫妹妹快領了人進來，一會兒毓慶宮的人就要到了。」

只聽腳步聲輕響，一個修長的身影停在姚珍珠身側，她微微扭頭看去，只見身邊之人穿著同她一樣的蘿荷色襖子，但她那身襖裙的料子卻是細錦的，穿在身上顯得苗條纖細，一看便是貴人宮中出來的宮女。

來者沒有回應姚珍珠的好奇目光，只淡定站在那裡，白皙的面容在光影下發著光，一下子壓過了之前的那些小宮女們。

姚珍珠心想：宜妃娘娘出手，就是穩妥。

孫姑姑把人送來，同顧嬤嬤說了幾句話，便轉身離開了。

顧嬤嬤站在正房前的臺階上，居高臨下瞧著院中的宮女們，她的目光在每個人面上掃過，不多停留半分，也不過分探究，接著道：「如今已是年關，宮中事情繁雜，沒有多餘空閒教導妳們，因此——」她拖了拖尾音，「因此，待妳們去了毓慶宮，只要盡心盡力伺候太孫殿下便是。」

宮人們雙手搭在身前，微微屈膝，「是。」

見這十人雖然未接受教導，行禮姿態都做得很好，顧嬤嬤臉色略微好了一些，又

道：「若能留在毓慶宮，是妳們的福氣，以後妳們便是毓慶宮的人，忠心二字不用老身多言。」

宮人們又齊聲稱諾，瞧著都很乖順。

大抵是因為不能留在景春院教導，顧嬪嬪的訓話格外詳細，一連說了一刻才停下。不是因為說完了，而是因為毓慶宮的人到了。

毓慶宮派來的是個太監，才二十幾許，面白無鬚，有些胖，瞧著很是和氣。

他一進來，顧嬪嬪立即迎上前去，「貝公公，您怎麼親自來了？」

貝有福笑咪咪背著手，他溜達著來到正房前，站在臺階上往下看，院中的小宮人立即站得更直，似乎一點錯處都不敢有。

他似乎很滿意，微微一笑道：「說來說去，這還是毓慶宮的事，哪裡好叫顧嬪嬪格外操心。」

顧嬪嬪頓了頓，道：「哪裡的話，能替太孫殿下辦事，是老身的榮幸，公公，您看這些丫頭可還成？」

貝有福瞇著眼睛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天色不早了，咱們走吧。」

他長了一張好人的臉，辦事卻異常麻利，一句多餘的廢話都沒有，人一到就讓顧嬪嬪領著宮人走。

顧嬪嬪大抵也聽說過貝有福的性子，便對著宮人們道：「這位便是太孫殿下身邊的掌事正監貝公公。」

宮人們行過禮，顧嬪嬪就領著她們跟在貝有福身後，一路往西邊行去。

從長信宮東側往最西邊的毓慶宮行去，一路要走至少半個多時辰。

貝有福別看有些富態，走起路來異常快，姚珍珠自忖身體康健，就這麼走了兩刻也受不住了。

好不容易拐入北三長巷，姚珍珠微微瞇起眼睛，緩緩停下了腳步。

跟在最後的顧嬪嬪厲聲道：「妳做什麼，還不快走！」

聽到她的聲音，走在最前方的貝有福也跟著停了下來，目光穿過眾人看向姚珍珠。

姚珍珠一點都不慌亂，她往袖子裡掏了掏，片刻之後，掏出一個圓滾滾的油紙包，她一層層掀開油紙，一落剛出爐沒多久的芝麻桃酥呈現在眾人眼前。

姚珍珠笑彎了眼睛，聲音很是清澈，「貝公公，顧嬪嬪，這會兒已到了午時，不如咱們先吃點東西墊墊肚子？」

焦黃的桃酥散發著馥郁的香氣，隨著風兒鑽入每個人的鼻尖。

姚珍珠清晰看到，在場所有人都嚥了一下唾沫。

她手捧桃酥往前走了兩步，停在貝有福面前，「公公，這桃酥是奴婢早晨親手做的，公公嘗嘗味道可好？」

第二章 太孫挑選司寢宮女

宮人們早膳用得早，天不亮時大約就用完了，挨到正午時分早就饑腸轆轤，便是貝有福，此刻也是腹中空空。

寒冷冬日裡，他先從毓慶宮奔波至景春院，又領著這一群宮人回毓慶宮，一來一回一個多時辰，實在夠他走的。

香噴噴的桃酥送到眼前，油香和酥餅的香味混合在一起，加上芝麻點綴其間，讓人口中生津，腹中更是饑餓難耐。

不過，貝有福還是挑眉看了姚珍珠一眼。

姚珍珠衝他羞澀一笑，「奴婢原在御膳房當差，這一包桃酥是溫公公點頭應允奴婢帶的，說離開御膳房，也好有個念想。」

一包桃酥而已，貝有福倒不至於說出個子丑寅卯來。

一陣風又來，桃酥的香味直直鑽入鼻尖，貝有福不再猶豫，直接道：「那就休息片刻吧。」

姚珍珠俐落應一聲，「是！」

她取了一整塊呈給貝有福，又來到顧嬤嬤面前，也給了她一塊，然後才把剩下的桃酥掰成兩半，給在場的小宮人們一人分了一半。

等這一切都忙完，姚珍珠便規規矩矩候在顧嬤嬤身邊，老老實實吃著自己的半塊桃酥。

貝有福一口咬下半塊桃酥，被油脂包裹的麵粉在口中炸開，噴湧出香嫩酥軟的雞蛋香味。

姚珍珠做的桃酥不是很甜，但核桃碎的香味很濃郁，加上上面撒的那一層白芝麻，整體的香味更是馥郁。

貝有福是太孫李宿身邊的掌事正監，什麼好東西沒見過、沒吃過，但這小宮女做的桃酥，確實是他近來吃過香味最濃的，比之毓慶宮小廚房裡專管白案的潮州御廚都要厲害。

貝有福不自覺把一整塊桃酥吃完了，他強忍著吮吸手指的衝動，掏出帕子擦了擦手，回身看去，大抵是肚子裡有了東西，又休息了片刻工夫，這些小宮女的氣色比剛才要紅潤得多。

貝有福同顧嬤嬤對望一眼，輕哼一聲，「走吧，早到早歇。」

於是，一行人繼續往毓慶宮行去。

因著從長信宮之東往西行去，宮人們不能穿行乾元宮前的隆慶巷、坤和宮前的如意巷以及坤寧宮前的長壽巷，因此他們要繞一大圈從西三長巷穿過，最終來到毓慶宮時，已過去大半個時辰。

毓慶宮位於慈寧宮西側，略靠近慈寧花園和文淵閣，是特地為李宿設立的宮殿。因其單獨修建，位置偏僻，倒是比長信宮的後宮要寬敞許多，遠遠看去，甚至比太子李錦昶所住東宮還要寬敞。

貝有福領著眾人在宮門外候音，等到裡面出來個太監來迎，才領著眾人繼續往裡走。

待來到毓慶宮大殿之前，貝有福低聲道：「一會兒進去，咱家說什麼，妳們做什麼，聽清楚了嗎？」

宮人們不敢做聲，只一起福了福，當是應諾。

李宿在這宮裡，名聲從來沒好過。

剛剛因桃酥緩上來幾分顏色的小宮人們，此刻又都是臉色煞白，大氣都不敢出。

毓慶宮裡實在太安靜了，即便有這麼多太監侍衛守著，宮中也無任何聲音，彷彿沒有多餘的人。

貝有福再度看向眾人，把每個人的面容都看進心裡，然後才低聲吩咐那太監幾句，領著眾人先進了毓慶宮偏殿。

姚珍珠跟著眾人走入，瞬間覺得暖意襲來，毓慶宮此刻燒著火龍，偏殿溫暖如春，驅散了冬日的寒冷。

姚珍珠悄悄搓了搓手，讓自己快速暖和起來。

貝有福領著眾人進了偏殿雅室，指著裡面準備好的水盆道：「都把臉手洗乾淨，然後過來換衣裳，給妳們一炷香的時間。」

宮人們一句話都不敢多問，一起上前潔面淨手，弄乾淨自己。

宮裡人都說太孫殿下有潔癖，不喜旁人接觸，也受不得一丁點髒汙，若是有誰汙了他的眼，那……

小宮女一邊洗手一邊想，忍不住打了個寒顫。

待眾人潔面更衣完畢，一身乾淨，貝有福才滿意地道：「跟咱家進去拜見太孫殿下，記住，不叫妳們說話，便不許多言。」

宮人們點點頭，跟著他一路往書房行去，幾乎全部屏住呼吸。

姚珍珠也不怎麼大聲喘氣，但很奇怪，大抵是因為接連幾日的夢境，又因為剛剛貝公公吃了她帶的桃酥，所以她一點都不害怕。

她個子不算太矮，而且四肢纖長更顯高，因此站在宜妃送來的宮人前方，倒數第二個進入書房的外間。

待十人分成前後兩排站定，貝有福才對著朦朧的珠簾輕聲道：「殿下，人都到了。」書房內安靜如初，一絲一毫的聲響都無。

不多時，另一個高高瘦瘦的年輕太監從書房裡緩步而出，他先看了一眼貝有福，見他對自己點了點頭，才扭頭去看這十個宮人。

賀天來的目光緩緩在眾人面上掃過，姚珍珠垂著眼眸，不知他到底在看些什麼。

少頃，他對顧嬤嬤道：「嬤嬤，第一排最左側這位，第二排中間那一個，領回。」

因著太孫殿下才過十九生辰，太子殿下又……又國事繁忙，因此太孫直到此刻才被安排司寢宮女。

這事還是貴妃娘娘突然想起，否則宮裡便是有人想關心太孫殿下，也不敢提。

如此，專管司寢宮女一事的顧嬤嬤，從未來過毓慶宮，也從未侍奉過這位聽聞脾氣很不好的太孫殿下。

聽到賀天來直截了當便刷下去兩人，顧嬤嬤也有些懵，她張了張嘴，最終卻沒敢問。

賀天來瞥了一眼顧嬤嬤，似是猜出她所想，狹長的眼睛輕輕一挑，「太醜。」

這兩個字一說出口，那兩個被點名的清秀宮女一下子紅了眼眶。

姚珍珠餘光看過去，兩個小姑娘都是嬌俏可愛的樣貌，雖不說是天仙一般，但絕對稱不上醜。

她心裡犯嘀咕：這是如何看出醜來的？

但顧嬪嬪卻好似一下子就聽懂了，立即彎腰行禮，「多謝賀公公替老身操心。」賀天來輕輕「嗯」了一聲，又看了看這幾個宮女，道：「一會兒跟著咱家進去，殿下問什麼，妳們只要規規矩矩回答便是。」他又硬生生扯出一個自認為和煦的笑容，「莫怕，殿下是個好脾氣的人。」

姚珍珠暗忖：才怪！

貝有福掀起珠簾，讓賀天來先進了書房，然後讓宮人一個接一個魚貫而入。出乎姚珍珠的意料，一進書房就感覺到一陣清爽的涼風撲面而來，並不覺得悶熱。眾人行過拜見大禮之後，賀天來叫了起，讓她們站著給李宿瞧。

姚珍珠垂眸立在第二排，乖順得很，只有方才動作之間，眼角餘光好似瞥見寬大的案桌之後坐了一個玄衣身影。

原本姚珍珠以為李宿要問眾人出身何方，不料他突然開口，「都有何才藝，說來聽聽。」

李宿的聲音特別好聽，字正腔圓，聲音不急不慢，如同金玉之聲，清脆悅耳，但說出來的話卻令人非常迷惑。

選司寢宮女還要看才藝？

姚珍珠心下一陣嘀咕，苦惱地思來想去，也想不起來自己會什麼。

李宿話音落下，賀天來便上前半步，對第一排最右的宮女道：「從妳開始。」

小宮女下意識哆嗦了一下，好半天才結結巴巴道：「奴婢，奴婢會刺繡。」

她小聲說完，嚇得臉蛋通紅，再也說不出半個字。

賀天來卻很滿意，目光順著看向第二位。

第一排的宮人個子都不高，年紀也小，除了一個會撫琴，另一個會背詞之外，剩下的大多都只會刺繡。

很快就輪到第二排的人。

姚珍珠右側那姑娘很穩重，她先是衝李宿福了福，才淡然開口，「回稟殿下，奴婢原在淑妃娘娘跟前伺候，會點茶製香，也會按摩。」

姚珍珠聽著人家優雅別致的才藝，在賀天來的催促目光之下，心一橫，回道：「回稟殿下，奴婢會做飯。」她頓了頓，語速飛快地又道：「無論是煎炒烹炸，還是燒烤燜燉，也無論北派還是南派，只要殿下想吃，奴婢保准能做出來。」說完，她似乎怕李宿不信，補充道：「殿下，奴婢原在御膳房當差，趙掌勺是奴婢的師父，手藝絕對不含糊。」

賀天來那張緊繃著的冷臉都要繃不住了，誰能想到這小宮女一說起吃的來，這麼熱情。

他看姚珍珠還要繼續吹捧自己的手藝，立即道：「好了，下一個。」

姚珍珠意猶未盡地閉上了嘴。

站在姚珍珠左手邊的宮女緩緩開口，「回稟殿下，奴婢原在宜妃娘娘跟前伺候，粗通音律，南調北腔都會一些，琵琶、古琴、柳琴都有涉獵。」

她面容秀麗，氣質娟秀淑雅，聲音如同黃鸝，清脆悅耳，聽得人心裡舒坦極了。

跟前後兩人對比，姚珍珠的「才藝」真是一點都不文雅。

等宮女們都說完了，賀天來上前幾步，湊到李宿身邊低頭應話。

不多時，賀天來直起身，衝眾人朗聲道：「第一排第三位，第二排最後三位留，其餘眾人回。」

姚珍珠心中一顫，複雜情緒奔湧而來，她不知要高興還是難過。

她下意識抬起頭來，遙遙望向前方，四目相對，一個明媚，一個陰鬱。

姚珍珠心中一鬆，不知為何，她堅定地認為自己的這個選擇是正確的。

她不躲不閃，就那麼被李宿陰鬱的眼眸狠狠盯著，卻兀自衝他笑了起來。

小姑娘笑容清甜，好似春日裡新摘的海棠果，酸中有甜，甜裡有酸，果汁滴入口中，帶來春日的繽紛。

這一刻，似乎就連毓慶宮都亮了起來。

能被點名留下，姚珍珠自己也沒想到。

或許太孫殿下真的很看重個人才藝也說不定，所以做人還是要有一技之長！

她如此想著，被賀天來領著退出書房，回到偏殿。

沒被選上的宮人神態各異，有憂有喜，倒是選上的四個宮人面容冷靜，相比之下穩重許多。

顧嬪嬪對賀天來福了福，道：「多謝公公周全，能留下這幾人，老身回去也不會被各宮娘娘斥責。」

太孫殿下是什麼脾氣，滿宮裡都清楚，這次差事若是辦不好，她準要吃掛落。

賀天來神情冷淡，也一直沒什麼笑容，只說：「有勞顧嬪嬪，其餘幾人嬪嬪帶回便是，這四位姑娘便留在毓慶宮。」

稱呼從宮人換成了姑娘，意思便是留檔。

顧嬪嬪立即道：「待老身回去給四位姑娘換了腰牌，過幾日便能送來。」她頓了頓，小聲又問：「可要如何定？」

一般而言，宮中的宮女都是有定級的，人數最多的三等宮女不記等，二等宮女為從九品，一等宮女為九品，再往上，各貴人宮中的大宮女為從八品，司職宮女為八品，若能混到掌事姑姑，便是七品了。

司寢宮女屬於司職宮女，只不過她們伺候的並非貴人娘娘們，而是宮裡這些男人。未成婚的皇子，一般束髮之後就會安排司寢宮女，待其成婚之後，司寢宮女若是能得皇子喜愛，也可升為正式品級宮妃。

一般來說，只要成為皇子的司寢宮女，都會直接升為八品品級。

但太子、太孫、親王等不比普通皇子，若能成為太孫昭訓，便是七品或從七品，一下子便不同。

顧嬪嬪問的就是這個。

昭訓這個位分並無定數，皇子親王們想納幾位便納幾位，沒什麼顧忌。

賀天來聽得懂顧嬪嬪的意思，他淡淡道：「不必了，日後有什麼造化，自然要看她們如何行路。」

顧嬪嬪福了福，她沒多言，領著另外六名宮女退出毓慶宮偏殿。

賀天來的目光在剩下四名宮女面上一一掃過，似乎因為顧嬪嬪已經離開，他的目光比剛才要冰冷許多，看得人從心底發寒。

幾個小宮女都不敢抬頭，皆是屏氣凝神，垂眸不語。

賀天來嗓音冷淡地道：「從今往後，妳們都是毓慶宮的司寢宮女，進了毓慶宮的宮門，妳們的主家便只能有一位，那便是太孫殿下。若是讓咱家發現妳們有不忠之心，下場如何，想必不用咱家多言。」

宮人們齊聲應道：「是。」

賀天來對她們的態度還算滿意，便道：「咱家姓賀，名天來，是這毓慶宮的掌殿上監。這位姓貝，名有福，是掌事正監，還有一位周姑姑，以後妳們都歸周姑姑管，她等會兒就到。」

宮人們又一同稱是。

「我不管妳們以前在哪裡伺候，是什麼樣的體面人，在毓慶宮自要按毓慶宮的規矩行事，一不能喧鬧多言，二不可挑撥是非，三不行背德違信事。」說這幾句話的時候，賀天來聲音更低沉了。「毓慶宮是什麼名聲，妳們自己心裡有數，若敢違背，可不是打十板子那麼簡單，妳們只要安安靜靜待在毓慶宮，好好伺候太孫殿下，日後自少不了好前程。」

先打一棒子再給個甜棗，這一番話說下來，倒是讓宮女們越發恭敬起來。

賀天來說到這裡，外面傳來一道柔和的女聲：「賀公公，我來遲了。」

貝有福對身邊的小太監招招手，小太監便快步上前打開殿門。

姚珍珠這才注意到，毓慶宮偏殿的殿門從他們進來後就一直關著。

隨著殿門打開，明媚的陽光照耀進來，替略顯幽暗的偏殿帶來些許光亮。

一個苗條的身影走了進來，姚珍珠用餘光看去，來者是個三四十歲的中年女子，她穿著一身俐落的青竹色窄袖襖裙，面容溫婉，眉眼帶笑。

「這些就是新來的孩子？」她一邊說著一邊走到賀天來身邊，「都抬起頭來讓我瞧瞧。」

姚珍珠大大方方抬起頭，笑咪咪看向周萱娘。

大約她是第一個抬頭的，目光又很坦誠，周萱娘也率先望向她。

姚珍珠見她眉目溫柔，同她的聲音一般和善，笑得更是開朗。

周萱娘微頓，衝她點點頭，又看了看其他幾名宮女，似乎頗為滿意，「殿下眼光就是好，瞧這幾個小丫頭，一個比一個招人稀罕。」

賀天來道：「她們都是剛從各宮選出來的，景春院那邊還沒來得及教導，有勞姑姑多費心。」

周萱娘笑說：「簡單，你放心把人交給我便是。」

她一來，賀天來就懶得管她們，他同周萱娘低聲說了幾句話，便讓她們跟著周萱娘離開了。

姚珍珠等四人跟著周萱娘出了毓慶宮正殿，跟著她順著迴廊往後面行去。

毓慶宮有三進，周萱娘領著她們繞過中殿，直接來到後殿。

後殿有三間偏殿，一間堆放著雜物，門是鎖著的，另外兩間此刻都開著，四名宮女立在門前，低眉順眼等著來人。

周萱娘道：「四位姑娘以後便住在這裡，這四個宮女是太孫殿下特地撥來伺候幾位的，以後若有什麼事，自可吩咐她們去辦，也可直接來尋我。」

周萱娘聲音特別溫柔，聽得人滿心舒適，姚珍珠跟著點頭，「是。」

周萱娘發現她性子活潑，人也開朗，眉宇之間的笑意更深，「往常咱們這毓慶宮安靜得很，雖說賀公公道不讓妳們喧鬧，卻也要記得妳們是來伺候太孫殿下的，妳們要做的事就是伺候太孫殿下高興，旁的都不重要。」

宮女剛入宮時都有教習嬷嬷管教，並非不知事，此刻一聽周萱娘的話皆忍不住紅了臉。

「是，謹遵姑姑教誨。」

周萱娘看了看她們，直接點名，「姚姑娘同楚姑娘住在西側殿左廂房，魏姑娘同沈姑娘住西側殿右廂房。」安排完住所，她隨手指了兩名宮女，讓她們好好伺候姑娘，又道：「姑娘們先收拾行李，往後一日三餐皆在房內食用，小廚房的太監稍後便會送來今日午膳。」

幾人口中稱是，周萱娘又叮囑道：「用過午膳姑娘們略歇一歇，下午再開始訓導。」

如此說完，她衝幾人點頭，離開了後殿。

後殿這邊比前頭還安靜，只有幾個小宮女和小太監在打掃庭院，似乎因為沒什麼人來往，就連庭院都落了灰塵。

姚珍珠同那個年紀最小、擅長刺繡的楚姓宮女一起進了左廂房，跟進來的兩個小宮女自然而然一人跟了一個，麻利地幫她們收拾包袱。

姚珍珠看向楚宮女，衝她笑笑，「你好，我姓姚，叫姚珍珠，原是在御膳房當差，妳叫我珍珠便是。」

楚宮女瞧著才十六七的年紀，整個人瘦得跟個麻稈一樣，但她眼眸含水，顯得有些我見猶憐，在原本的十名宮女中，她瞧著是最楚楚可憐的。

楚宮女見姚珍珠很友善，靦腆一笑，「珍珠姊姊，我叫楚拂曉，今歲剛十七，原在織造所當差。」她看起來是個很害羞的姑娘，她見姚珍珠笑容真誠，低聲又道：

「姊姊，我很笨，宮裡這些事也不懂，以後還請姊姊多多提點。」

姚珍珠看著她，想著她對自己的稱呼，一下子就從「珍珠姊姊」跳到「姊姊」，看來她也沒她自己說得那麼笨。

不過才剛認識，沒必要想太多，姚珍珠握住她的手，笑說：「我這個人沒什麼心眼，以後我們相互扶持便是。」

說罷，兩人相視一笑。

她們這邊剛安頓好，太監就送了午膳過來。

姚珍珠粗粗看過去，她們的分例給定的是四菜一湯，兩葷兩素兩樣點心，倒是很給臉面。

姚珍珠身邊的宮女替她夾了菜，她嘗了嘗，沒多說什麼，心裡卻嘀咕：原來太孫宮中的小廚房也不過如此。

安安靜靜用過午膳，又歇了大約兩刻，周萱娘又來到後殿。

或許是因為她們趕來，周萱娘不好太過嚴厲，只是柔聲細語地給她們講了太孫殿下的習慣，然後才開始教導她們禮儀。

做宮妃跟做宮女是不同的，宮女要時時刻刻彎腰含胸，低頭垂眸，貴人們不需要伺候的時候，她們就當自己不存在。

但若一朝翻身成了宮妃，便要挺直腰背，大方端莊，不能再表現出伏低做小的樣子來，這樣不僅自己丟臉，也會讓太孫殿下沒面子。

這麼一忙就到了晚間時分。

用過晚膳，姚珍珠跟楚拂曉分別沐浴更衣，然後坐在暖炕上相顧無言。

她們不知今日李宿是否召寢，只能如此等。

姚珍珠坐了片刻就開始打哈欠，她抬眉看了看對面端正坐著的楚拂曉，想了想道：

「楚妹妹，我睏了，便先安置了。」

說罷，她也不等楚拂曉回話，自顧自躺了下來。

頭一沾枕，她立即睡著了。

繁複的夢境又襲上腦海，姚珍珠突然意識到，她又作夢了。

第三章 似乎做對了選擇

這一次的夢依舊從早晨溫加官問她要去哪裡當差開始。

頭幾次的夢境裡，她選擇的都是去御花園侍弄花草，但下場卻很慘烈。

當時她被溫加官一問，也是立即動身去了御花園，只是到御花園時剛好趕上端嬪娘娘抱著貓兒散步，她便跟著御花園的蔣姑姑一起在百花園裡搬花草。

也不知那貓兒為何突然竄入百花園，一下子撲到她面前，她面前那盆因冬日寒冷而枯萎的刺梅一下子戳穿貓兒的肚子，鮮血濺了一地。

姚珍珠是頭一次見到這種場面，儘是她再穩重，當下也感到不知所措。

然而宮裡的貓兒都不能白死。

當時端嬪氣得臉都白了，說那貓兒是九皇子特地尋來送給她這個母妃的，就連陛下都誇過九皇子很有孝心，結果因為一個小宮人不注意，叫貓兒白白送了命。

端嬪生了氣，言語之間又是九皇子又是陛下，蔣姑姑自然不敢維護姚珍珠，只得叫慎刑司的嬷嬷過來，當著端嬪的面打姚珍珠板子。

在過往的夢境裡，姚珍珠聽到要打二十大板，心想自己向來身體康健，說不得可以撐下去，然而當那厚重的刑訊板打在身上，劇烈的疼痛從腰腹之間傳到四肢百骸，她才知道自己太天真了。

她入宮多年，不是沒見過旁人挨板子，但普通的打板子和要命的打板子是兩種打法。

這一次，她遇到要命的了。

板子打到第三下，她已經感受不到腰腿在何處，整個身體似乎都泡在血漿池中，口鼻之間只剩下血腥氣。

疼痛如同一把斧子，狠狠劈入她腦海中，那是她平生第一次明白什麼叫生不如死。太疼了，疼得她沒辦法想任何事。

黏稠的鮮血滴答落在百花園的花泥裡，四周沒什麼鮮豔花草，唯有冬日依然不怕寒冷的蝴蝶花綻放其間。

恍惚之間，姚珍珠的目光呆呆地順著自己的鮮血看去，最終定在蝴蝶花上。

黃紫相間的蝴蝶花正婀娜綻放，飛濺的血液星星點點落於花瓣之上，倒有種說不出的豔麗。

還挺好看的，姚珍珠出神想著，但下一刻，尖銳的疼痛再度傳來，她立即陷入昏迷之中，就這麼活生生被打死在御花園裡。

那是她在御花園當差的第一日，因為一隻貓兒，她莫名慘死在慎刑司的酷刑之下。前兩日的夢境含含糊糊，不甚清楚，但昨日的那一場夢境卻異常清晰，甚至連板子打在身上的那種狠勁兒，她現在還能回想起來。

她在夢裡不自覺打了個寒顫。

今日的夢境也很清晰，她站在御花園裡，遠遠看著另一個小宮女被打得皮開肉綻，可惜沒有那一叢漂亮的蝴蝶花，陪伴在她身邊的只剩下凋零的杜鵑。

姚珍珠也不知為何自己要站在這裡，她聽到不遠處周章娘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姚姑娘，時候不早了，得回了。」

是了，她已經是毓慶宮的姚姑娘了，她不用再無辜慘死，魂靈不得安息。

姚珍珠一下坐起身來，粗粗喘著氣，只覺得身上一陣潮熱，她抬手摸了摸額頭，寒冷冬日裡，她竟睡出了一身汗。

此刻屋中昏暗，伺候她跟楚拂曉的宮女已經回房休息，屋中只剩她們兩人。

楚拂曉安安靜靜躺在暖炕另一頭，藉著微弱的月光，姚珍珠看到她的睡顏安詳又平和，應該正沉浸在美夢之中。

她輕輕吁了口氣，靠著炕櫃坐著，用放在櫃中的帕子擦乾淨臉上的汗。

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她動作很輕也很慢，腦中卻在不停思索今日的夢境。

從小到大她都是個開朗樂觀的人，她並不經常作夢，哪怕作過什麼不好的夢，早晨醒來也不會多想，因此很快便會忘記。

但這一場有些類似預示未來的夢境，卻令她無法忘懷。

姚珍珠想，或許這個莫名的夢境，確實是在替她指引未來。

第一次她選擇了錯誤的未來，結果自然是慘死，只是她當時並不明白，第二次和第三次她依舊選擇自己以為最安穩的路，結果依舊如此。

而且第三次甚至不像作夢，她彷彿當真死在那一片蝴蝶花海之下，疼痛、血味、無法挽回的選擇都在告訴她，這條路是確切的死路，她一心要走，那只能頭破血流，葬送性命。

所以，重新來過的她，選擇了另一條路。

今日這個夢境似乎在告訴她，她終於選對了。

姚珍珠長長呼了口氣，心中的忐忑和不安一併消散乾淨，她靠坐在那裡，藉著清冷的月光認真打量著這不大的廂房。

這屋子不大，但比她在御膳房所住的倒座房要寬敞一些，分了裡外兩間，裡間是她跟楚拂曉所住之處，兩人分睡窄炕兩側，一旁各有炕桌和炕櫃，方便她們放置

東西。

除此之外，對面的窗下擺了兩張併在一起的四方木桌，顯然是為方便屋裡住的兩位姑娘，在靠牆一側，還擺放兩個箱櫃。

這樣的廂房，無論怎麼看都是細心佈置過的。

對於她們這些司寢宮女的到來，毓慶宮顯然沒有含糊以對，雖然未來還不知是如何模樣，但顯然，她們的存在並沒有被人漠視。

姚珍珠雖一心想想要出宮尋找哥哥，但她心裡也很清楚，若是連命都保不住，又何來一家團聚？

即便成了李宿的司寢宮女，只要她能好好活下去，健健康康，沒病沒災，那才是最好的選擇。

姚珍珠打定主意，重新躺回炕上。

暖炕散發著熱意，便是夜半時分，也不見半分冰冷。

她再度吁了口氣。

如同她跟王婉清所言，能把日子過好，讓自己在這宮裡舒舒服服的，才是最要緊的，其他的事都是次要。

姚珍珠如此想著，迷迷糊糊睡了過去，這一次，她沒再作夢。

之後幾日，姚珍珠等四人就一直留在後殿，聽從周萱娘的訓導。

周萱娘似乎什麼都知道。

她教了姑娘們如何坐臥行走，如何吃茶用果，也教導她們如何在宮宴中用膳，這一通學習下來，姚珍珠完全不覺得不耐煩，反倒認為這些課程頗有趣味。

楚拂曉瞧她每日都興致勃勃的，不由問：「姊姊不覺得辛苦嗎？」

就拿學習品茶來說，她們要端著茶杯一兩刻不能動，很是疲累，但姚珍珠從來不抱怨，她總是笑意盈盈的，高興興學習這一切。

聽到楚拂曉的問話，姚珍珠頓了頓筷子，示意她的宮女聽瀾給自己夾了一塊拔絲蘋果。

蘋果是新鮮玩意，聽聞是跟著船隊從波斯那邊漂洋過海來的，若不是因為果子可以長時間保存，不易腐壞，大褚如今還不知蘋果是什麼樣子。

如今擺在她們膳桌上的，是皇莊裡栽種的果樹所得，味道有些酸，但配上拔絲的甜蜜糖殼，那種酸酸甜甜、脆中帶軟的滋味便豐富起來。

姚珍珠很喜歡吃，一口氣吃了三塊，還要再吃。

她對楚拂曉道：「姊沒見過御膳房什麼樣子，便不是用來炒菜的大鐵鍋，用來做白案的小鐵鍋和瓦罐也有幾斤沉，若是我手上沒力氣，身體不康健，又如何能在御膳房當差？」

楚拂曉不料她會這樣回答，一時有些愣住，半晌後才笑道：「姊姊真是個風趣的人。」

姚珍珠擺擺手，一口將拔絲蘋果咬下一半，又軟又酸的果肉讓她忍不住微瞇起眼睛。

待這口蘋果嚥下去，姚珍珠說道：「若是有機會，我給妳露兩手。」

其實若說當司寢宮女，她還不如早日混進毓慶宮的小廚房，若是有朝一日她能成為毓慶宮小廚房的掌勺，說不定比混個什麼娘娘當還要厲害。

畢竟，抓住一個男人的心，要先抓住他的胃啊！

姚珍珠迅速給自己立了一個小目標：明年一年，她要努力混入小廚房，成為能掌握太孫殿下胃口的女人！

一頓飯的工夫，姚珍珠就給自己定好了未來。

如此十日匆匆而過，轉眼就到了十二月中旬。

在一個小雪午後，顧嬪嬪特地來了一趟毓慶宮，給四位司寢宮女送來她們的新腰牌。

姚珍珠接過周萱娘遞過來的紫檀腰牌，輕輕摸了摸上面自己的名諱，心中大石終於落定。

她終於可以安安穩穩留在毓慶宮。

周萱娘看著眼前四名姑娘，她們有的輕靈有的嫵媚，有的纖細有的豐腴，都是一等一的好面相，希望她們可以給毓慶宮帶來些許不同。

周萱娘道：「今日起，妳們便徹底是毓慶宮的人，也是太孫殿下身邊的知心人，望妳們好好伺候殿下，真心誠懇對待殿下，也望妳們以後前程似錦，飛上枝頭。」李宿如今雖然還是太孫，但等到李錦昶繼位，李宿便是太子，待到李錦昶賓天，李宿豈不是就要當長信宮的主人，當這大褚的天子？

這些話，周萱娘自不可能說出口，但其中的深意眾人都聽得明白。

周萱娘的目光在眾人臉上掃過，最後落在年紀最長的沈彩霓身上，「沈姑娘，今日就由妳伺候太孫殿下吧。」

姚珍珠不是懵懂無知的少女，當然知道司寢宮女是做什麼的，這也是為何她在之前的三次夢境中，都是選擇去御花園侍弄花草。

只可惜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

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既然她要在毓慶宮好好活下去，就沒有什麼不能面對的。

姚珍珠從來不是彆扭的性子，一件事總能很快想通，然後就安然過自己的日子。

聽到周萱娘的話，她只是愣了片刻，便率先對沈彩霓道：「彩霓姊姊大喜。」

她跟楚拂曉同隔壁屋子的兩位年紀較長的姑娘都不是很熟悉。

魏清韻話不多，總是安安靜靜做自己的事，沈彩霓跟她關係似乎很一般，兩人在一起就沒怎麼笑過，姚珍珠根本不去招惹她們。

不過，率先侍寢總歸是好事，因此姚珍珠恭喜之後，其餘兩人也跟著道了一聲喜，沈彩霓的臉上立即有了笑容。

她長得很美，豔麗耀眼，便是姚珍珠這樣的年輕女子，瞧見了也要流連再三，總覺得瞧不夠。

愛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沈彩霓便是這樣一個大美人。

姚珍珠相信，只要不是審美特別奇怪的，一定會很喜歡沈彩霓。

沈彩霓豔麗的臉上滿是笑意，「有勞周姑姑提點，奴婢一定盡心盡力伺候太孫殿下。」

她聲音特別柔軟，帶著細微的顫音，聽得人從心底泛起一陣酥麻。

周萱娘也笑著看她，臉上有著長輩面對晚輩的慈愛。「好孩子，妳是個懂事的。」

她同沈彩霓囑咐了幾句，又對眾人道：「妳們如今都有了腰牌，便是毓慶宮的人，往後出去若有人欺辱，只管回來報給我，可清楚了？」

姚珍珠心中一震。

宮裡人都說，太孫殿下少時喪母，又不為陛下和太子所喜，將來定是前途堪憂。但他畢竟是太孫。

太子殿下是先孝慈皇后的嫡長子，太孫則是先太子妃的嫡長子，身分尊貴，無人能及，即便再不得喜愛又如何？太孫殿下自己有底氣，那就足夠了。

當時來毓慶宮的那些小宮人，都把這裡當成最差的去處，但身處毓慶宮中，姚珍珠卻有了不一樣的感悟。

幾次夢境讓她選擇了這條路，或許這才是最好的出路。

周萱娘沒有注意到姚珍珠有些走神，繼續道：「在外面，咱們要挺直腰桿替殿下長臉面，在宮內，自然也要好好聽從殿下的吩咐，不給殿下添麻煩。」她垂眸看向幾個小宮女，最終目光落到第一個要服侍李宿的沈彩霓身上，「只要能伺候殿下開心，妳們就是毓慶宮的功臣。」

功臣這兩個字實在太過盛重，姚珍珠悄悄看向周萱娘，卻見她眉頭緊鎖，似乎並未因殿下有了司寢宮女而高興，反而有些愁緒。

這又是為什麼呢？

周萱娘不去管小宮女們如何想，道：「我不知妳們原是什麼樣的出身，也不知妳們有什麼技藝，來了毓慶宮，就要按毓慶宮的規矩行事，平日裡自然不好閒著。」人間是非多，這個道理姚珍珠太明白了，她們這四個如花似玉的司寢宮女每天無所事事，就等著殿下召寢，那用不了三五天，必要鬧得翻天覆地，攬和得毓慶宮不得安寧。

所以周萱娘這個安排是相當合理的。

周萱娘道：「明日起，每日上午有管事姑姑教導妳們讀書識字，下午則有織繡宮女教導妳們織繡，妳們要盡心學。」

姚珍珠暗忖：原來這人上人也不是那麼好當的。

除了楚拂曉，其他三人都是一等宮女，在原本的宮室也有頭有臉，現在又要讀書識字，又要學織繡，臉色便不是那麼好看，但周萱娘在前面站著，她們也不好多說，只能點頭稱是。

周萱娘把話說完，便揮手讓她們散了。

今日的午膳比往日都要豐盛，六菜一湯兩樣小點，滿滿當當擺了一桌。

楚拂曉看了一眼認真吃飯的姚珍珠，小聲問：「姊姊，妳讀過書嗎？」

姚珍珠示意聽瀾給她夾了一只水晶蝦餃，回道：「沒讀過，我可是大字不識一個。」對於這件事，她一點都不在意。

這蝦餃是半月形的，肚子圓鼓鼓，相當可愛，透過吹彈可破的面皮，就能看到裡面包著一整隻蝦仁，引人食慾大開。

聽瀾給姚珍珠倒了一點點米醋，讓她蘸著吃蝦餃。

姚珍珠一口咬下小半只蝦餃，輕輕一吮，把裡面香濃黏稠的肉湯吸進口中。

這蝦餃用的是最普通的豬肉香蔥餡，但若是細細咀嚼，卻有竹筍的嚼頭和馨香，鮮嫩彈牙的蝦仁被完整包裹在肉餡裡，蘸一點又香又醇的米醋，把蝦仁的鮮味全部激發出來，去掉了些許油膩，讓回味變得悠遠而清甜。

姚珍珠飛快吃下整只蝦餃，向楚拂曉推薦道：「這道水晶蝦餃非常不錯，應當是點心局掌勺的手藝。」

宮裡真正能稱之為掌勺的只有御膳房、御茶膳房以及各處小廚房的大廚，御膳房裡人多，光是輩局的掌勺就有八位，姚珍珠所在的白案房就屬點心局，掌勺只有一位。

如此看來，毓慶宮的小廚房，掌勺應當是不多的，不過單看這蝦餃的手藝，絕對在宮中數一數二，稱得上是一流。

楚拂曉本來還在擔憂自己學不明白，現在看姚珍珠樂呵呵用午膳，她的心情莫名放鬆下來，不自覺跟著吃了兩只蝦餃，「哎呀，真好吃。」

姚珍珠笑瞇了眼睛，「是吧，好吃就多吃些。」

楚拂曉抬頭看姚珍珠，近來都是兩人一起用膳，楚拂曉很清楚姚珍珠在用膳時有多認真，看著她用飯，自己都覺得香。

「姊姊，妳真的好喜歡美食。」

「因為美食值得。」姚珍珠喝了一口酸蘿蔔老鴨湯，品了品滋味，道：「妳看，這寒冷的冬日正午，我們可以坐在溫暖的室內，喝著香濃潤燥的老鴨湯，光是這樣我就覺得好幸福。」

楚拂曉雖也很愛吃，但是絕對比不上姚珍珠，此刻聽了她的話，看著她臉上燦爛的笑容，心中不由生出幾分幸福來，不自覺跟著笑起來。「原來如此。」

很快便到了傍晚時分，今晚沈彩霓要去侍寢，因此隔壁屋早早用了晚膳，沈彩霓還被安排去對面的暖閣沐浴，聽聞周萱娘全程都陪著。

姚珍珠不是很在意誰先誰後，她用過晚飯，問楚拂曉道：「今日還散步嗎？」

她們往日裡都必須待在後殿，除了後殿的正殿和兩處角房以及自己住的屋舍，哪裡都不能去。

周萱娘看姚珍珠性格活潑，便允許她們用過晚飯去院中溜達一會兒，即便外面也不甚寬敞，但姚珍珠還是很珍惜每日的散步時光。

因著此時是寒冬臘月，隔壁的兩個姊姊不樂意散步，往常便只有姚珍珠和楚拂曉在外面走一會兒。

今日用過晚膳，姚珍珠看楚拂曉沒有準備斗篷，才如此問。

楚拂曉往外面瞧了瞧，見對面的暖房燈火通明，人影搖曳，她有點猶豫，「外面人好多。」她抿了抿嘴唇，「我們這時候出去，不太好吧。」

姚珍珠卻全然不在意。「妳想，以前我們每日都要去散步，若是只有今日不去，是否也不太妥當？」

這倒是在理，楚拂曉頓了頓，突然歎了口氣，「雖說現在日子比以前舒坦，不用整日裡忙活手裡的差事，可事情卻不見少。」

在織造所，她只需要完成差事即可，只要手藝夠好，能得貴人們喜歡，便能站得住腳，但是在毓慶宮不同，她們需要討好的是太孫殿下。

可對於她們來說，太孫殿下畢竟是個陌生的男人，她們壓根沒見過，甚至不熟悉，完全不知他喜歡什麼。

姚珍珠瞧見楚拂曉愁眉苦臉的，拍了拍她的肩膀，「出去走一走，一切就能好起來。」

兩個人披上斗篷，一起出了房門。

外面依舊很冷，有著冬日傍晚的蕭條，可因困於狹窄的宮室之間，並無凜冽寒風。

這樣的天氣散一會兒步，思緒便能變得清明。

她們兩個繞著迴廊慢慢走，身後跟著各自的宮女，待繞到對面的暖房前時，姚珍珠還沒來得及跟楚拂曉拐道，就見沈彩霓的宮女黃鸝從暖房裡出來，抬頭掃了她們一眼。

暖房此刻溫暖如春，瑩瑩燈火搖曳著，點亮了窗前一地霜華。

姚珍珠清楚看到黃鸝眉目之間帶了幾分得意和倨傲，姚珍珠沒有理她，跟楚拂曉繼續往前走。

楚拂曉自然也瞧見了黃鸝的眼神。

待沈彩霓準備妥當，即將踏出暖房時，姚珍珠跟楚拂曉已經回屋。

聽著外面略微掀起的喧鬧聲，楚拂曉歎了口氣，「也不知輪到咱們是什麼場景。」

姚珍珠細細品著小廚房剛送來的蜜桔茶，心思都不在沈彩霓身上，她漫不經心道：

「快了，等輪到咱們再說吧。」

她們原本以為，憑著沈彩霓的嫵媚樣貌，太孫殿下定會非常喜愛，然而夜半之時，姚珍珠突然被一陣喧鬧聲驚醒，她猛地坐起身來，往另一邊瞧去，看到了同樣被驚醒的楚拂曉。

一陣嗚嗚咽咽的哭聲從窗外傳來，細細一聽，竟是沈彩霓的聲音。

她萬分委屈地哭喊道：「奴婢真不是故意的。」

外面亂成一團，除了沈彩霓的哭聲，遠方似乎還有隱隱約約的摔打之聲，接著姚珍珠聽到周萱娘的嗓音——

「沈姑娘，妳趕緊回吧，別在這裡嚷嚷了。」

平日裡周萱娘對待她們都是和藹可親的，可此刻她的嗓音卻相當冰冷，讓人忍不住從骨子裡發寒。

楚拂曉下意識看向姚珍珠，她張了張嘴，意識到喧鬧眾人就在院中，那一聲「姊姊」終歸沒敢喊出口。

兩個人就這麼安靜地坐在房內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可能是因為周萱娘語氣冷硬，沈彩霓的哭聲變小了，最後她只說：「奴婢知錯了。」

她到底犯了什麼錯，前頭又發生了什麼事，沒有任何人能說清。

大抵是因為沈彩霓認錯，周萱娘的語氣好了些，再次重複道：「沈姑娘，回去歇著吧。」

宮人們一起把沈彩霓送回房中，然後迅速退下去。

這一陣喧鬧，彷彿只是姚珍珠的午夜玄夢，一錯眼就消失無痕。

外面的人來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一瞬間，屋外便恢復安靜。

姚珍珠輕輕呼出一口氣，重新躺回去，仔細蓋好被子。

她剛一閉上眼睛，就聽到楚拂曉細弱的嗓音，「姊姊，到底怎麼了？」

姚珍珠聲音很輕，語調卻帶著安撫人心的沉穩，「睡吧，明日便可知。」

楚拂曉不再多言。

姚珍珠不知她是否睡著，她自己倒是心大，很快又睡了過去。